

縫 隙

缝隙

祁智

—

“桑塔纳 2000”在楼前稳稳地停住，平原县副县长王品成披着大衣推门下车。车里开了空调，车外与屋里之间的寒冷给人的只是清醒。他抬头看看四楼，406 室的灯光还亮着。

半夜了，这时候只有他家还有灯光。王品成心里涌起一股温馨，仿佛看到妻子卢清华坐在被窝里看书的情景。他咳嗽着快步上楼。卢清华听到了他的声音，正好给他开了门。

王品成到家全身就软了，头脑却格外活跃。只要他回来，卢清华都要等他，他都要讲一些见闻给卢清华听。

“上午检查身体，真是热闹。”王品成把脚伸进卢清华端来的水里，“大家好像是演员，什么表情都有。”

卢清华晚上已经听县医院的刘媛说了，上午轮到县政府领导例行体检，有的领导吓得不敢进 CT 室，闹出不少笑话。但她还是笑着接话：“真的？”

“都怕有毛病。郭茂助是被拖进 CT 室的。”王品成让卢清华擦脚。

卢清华嗔道：“你快变修了。”

“我不要你这样，你偏要这样。我这样了，你又怪我这样。”王品成笑着托起卢清华的脸，“你到底要我怎样呢？”

卢清华因为保养得好，反倒比年轻的时候更让王品成疼爱。她笑到最有韵味的状态，一低头说：“黄脸老太婆了，还看！”

“郭茂助简直丢共产党干部的脸！还想当常委呢！”王品成冷笑着说。

卢清华温和地说：“你不要总和郭茂助过不去，到底是同学呢。”

“你就说错了，完全是他和我过不去，你又不是不知道。”王品成咳嗽着。

“这个郭茂助也真是，条件相当就成了敌人。”卢清华轻捶着王品成的背，“你们在学校里不是挺要好的吗？”

王品成把空调打到 25 度：“你忘啦？那时候他家穷，靠我赞助呢。”

读大学的时候，贫困的郭茂助总是一双球鞋从年初穿到年底，卢清华还接济过他饭菜票。卢清华打开窗户透了一会儿气，贴着王品成说：“我说不清，你们官场的事谁说得清？”

“干脆撕破脸好办，别扭的是面和心不和。”王品成伸了一个很满足的懒腰，又是一阵咳嗽，“睡觉吧。”

卢清华把手放到王品成的胸口：“体检的时候，你紧张吗？”

“先是紧张，就像在人代会上差额选举。后来不紧张了，紧张也没有用，听天由命吧。”王品成说。

卢清华已经知道王品成的体检结果平安无事，但她不放心，晚上又打电话请刘媛明天复看王品成的体检报告。王品成的身体不仅是他自己的，也是这个家的。她去儿子的房间看了看。儿子上初中了，还是蹬被子。她盖好被好，王品成在一阵咳嗽后也发出鼾声。年富力强的王品成工作很努力，白

天黑夜地忙，在县里口碑不错。好在她工作的学校只让她上初中一个班的课，她有时间照顾家里。

天刚亮，王品成就下乡了。县素质教育现场会在青果乡中心小学召开。卢清华上午九点给刘媛打电话，电话那头说刘媛不在。刘媛是县医院副院长，也许临时忙什么去了。

她对接电话的人说：“你让她给我回电话，我是卢清华！”她的话中隐藏着一种霸气。

十一点，刘媛打电话来说，王品成体检没什么问题。

“真的吗？”卢清华笑着问。

刘媛当然也是笑着说：“我还会骗你？”

刘媛是王品成提拔起来的，而且还想接快到年龄的院长夏惠铭的班，卢清华知道她不会不认真对待这件事。卢清华说：“他总是咳嗽，喝止咳冲剂不管用。”刘媛想了一下说：“止咳冲剂继续吃，我再想想其它办法。”卢清华的心情顿时好得像外面的天气，禁不住哼起了任贤齐的歌：“心在软……”王品成才40岁，只要身体好，有的是远大前程。她给王品成的BP机打了一个留言。

王品成在总结发言的时候腰间一阵震动，他看了看：“祝你快乐！卢小姐。”明白是卢清华玩的把戏，愉悦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的脸上。他分管文教体育卫生，工作本身油水不多，他又注意廉洁，所以不大会会有经济问题，娇妻卢清华又使他在生活问题上不会滑多远。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在经济和生活上都不怕，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他一激动，当即表示给县素质教育研究会再拨款3000元。中午的饭菜很丰盛，还上了酒，他随便扒了一碗饭，拱拱手对大家说：“我有纪律在身，不得大吃大喝。大家慢用。”教育局长也要走，他拦住说：“你吃，有问题我担着。”他很快离开了饭桌，在校园里走了走，就钻进桑塔纳里睡觉。这时候BP机又震动了，县委林书记呼他，让他马上回城商量事情。

林化文书记是组织部长出身，王品成和郭茂助都是他提拔的。他一向以稳重著称，又不失开拓的魄力，如果不是前任书记任制，他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现在他已经59岁。

他先是问了王品成的身体。王品成说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些咳嗽。“昨天刚体检，零件都好着呢。”王品成说。林化文笑着说：“年轻好啊，我现在身体和我过不去了，动不动就给我出一些难题。”王品成和林化文平时比较随便，现在他意识到面前是一位被年龄困扰的上级，担心自己刚才的话会刺激林化文，就咬了几声说：“哪里，林书记的身体不错的。县医院刘媛说，上周县委这边体检，林书记没什么问题。”

“省委党校的学习班，县里决定让你去。”林化文转到话题上。

王品成感到意外：“不是让周副书记去的吗？”

“临时变一下，你去。”林化文等三品成的咳嗽停下来，说：“你顺便检查一下身体，你咳嗽大半年了吧？”

“刚体检过，没问题。”

“没问题就好。”

王品成的心事在学习班上。省委给跨世纪的县委“一把手”办学习班，周少鹏是作为林化文的接班人去省委党校学习班学习两个月的，现在换他，难道是他将有什么大的变动吗？春节一过，县里就要开党代会，让他去学习，

至少说明他能进常委，他和郭茂助就不需要竞争了。他问：“周副书记知道吗？”林化文点点头。这时周少鹏推门进来，笑着把一些通知和文件交给王品成；“后天去报到，我正好去省里有一点事，和你一起走。”

二

医院永远充满着带药味的气息，刘媛打开窗子，让清冷的空气吹进来，再点上两支印度香。她并没有把卢清华的话真当一回事去办，当官的总是把自己的命当宝贝，格外怕死。官太太把一切都压在丈夫身上了，王品成有一点不舒服，卢清华总要给她打电话，她就得当大事去办。她既反感，却又希望经常被找。她从进医院的那一天起，就希望有一天能跳出这里特殊的气息。现在她是副院长，离当院长大概只有大半年的时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王品成是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这点默契还是有的。她在卢清华面前答应得很好。她说：“卢姐不关照，我也是要细看的。”

刘媛先去了老干部病房。前列腺癌晚期的老县委书记坚决不肯接受治疗，想早一点结束自己。他的老伴和子女却千方百计要延长他的生命，因为他们在向县委和县政府要房子。老县委书记对下属总是原则性很强，耽误了不少人的前程，退下来之后，口碑不大好，很少有人来关心他，林化文也只是让秘书关照医院全力抢救。老县委书记既气恼，也不想多挨痛苦。刘媛又耐心地劝导了一次：“你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于什么呢？多少人想活下去啊。”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老县委书记流着眼泪说：“不在职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再说我还能活得下去吗？”医生就在这个时候把一些管子插到他身上。家属感激地望着刘媛，刘媛笑了笑。好多人回避老县委书记，她却不这样。她对所有病人都一视同仁，大家反而不把她当作是谁的人，而且还敬重她。因为谁都可能成为敌人，谁也都可能会成为病人。她还记得老县委书记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的样子，双手捧着杯子，不时地用右手食指指着前方：“这是一个焦点！”那时候她还是普通医生。现在他病人膏肓，而她是正当年的医院副院长。时间真是无情。

刘媛回到办公室，想起卢清华的吩咐，就给CT室主任彭丽云打电话，让她把王品成的X光片拿来。

“我让黄榴雨送去吧。”彭丽云说。彭丽云是县里唯一从医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也是县医院唯一说普通话的医生。她的家在省城。她人长得文静漂亮，但平时少言寡语，给人一心扑在业务上的感觉。

刘媛用说私房话的语气问：“沙副主任的情况怎么样？”她喜欢用这样的语气，这常常让下级忽略她是领导，而把她当作姐妹。

“要做进一步检查，情况不大好。”彭丽云软软地说，“他自己还不知道。”

刘媛说：“不要让他知道，也不要外传。这些情况统一由林书记掌握。”

黄榴雨来了。这是一个差不多可以做模特儿的漂亮姑娘，她在广州的一家杂志上登了征婚广告，一个日本人看上了她。日本人到这里来过，她也去了一回日本，事情就定下来了。她最近正在办理定居日本的手续。这桩跨国婚姻轰动了全县，大家原以为那个日本人是矮个子老头，结果是一个相貌堂堂的高小伙子。县里许多姑娘仿效她，也在广州登广告，却没有她的运气好。她在家无聊，就到医院上班。她甜蜜蜜地笑着，把X光片交给刘媛：“院长，给。”

刘媛的眼睛被黄榴雨的笑晃了一下，有些姑娘真是按照标准长的，一丝一毫都有尺寸，这些人凭这一点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迎上去先拍拍黄榴雨，然后才接过X光片。

她和黄榴雨回忆着交往的经过，在许多细节上笑得前仰后合。她在笑声中随便抽出X光片，愣了一下，笑马上凝固在脸上。

“怎么啦？”黄榴雨奇怪地问。

刘媛说：“没什么。”她想到黄榴雨是马上就要出国的人，又改口说：“你来看看。”

黄榴雨几乎是凭相貌到医院的。医院在面对普通病人的同时，也要面对县里的高干，所以要有几个漂亮姑娘。她没有多少业务知识，但在CT室的时间长了，也能看出一些皮毛，尤其是普通的X光片。她夸张地叫道：“完了！”

刘媛又看看装X光片的硬纸袋，温和而又严肃地说：“小雨，这事你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黄榴雨走后，她马上给彭丽云打电话：“彭主任，王品成的互片你看过了吗？”

“看过。”彭丽云说，“有事吗？”

刘媛问：“当时不是说没问题吗？”

“是这样的。”彭丽云说。

刘媛没有再说什么。也许当时片子多，想知道自己体检结果的领导又多，把王品成的结果看错了。她忽然想起王品成长时间地咳嗽，片子上的问题就有了依据。她先告诉卢清华没有什么毛病，再拨通林化文的电话。

“什么！”林化文非常震惊，“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刘媛说：“昨天就怀疑有问题，但不能确诊。”

“现在确诊了吗？”林化文不满而又焦虑地说。

“建议再查一次。”刘媛说。

林化文考虑了一会儿说：“再查？再查他就会起疑心了。这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你是党员吗？你要以党性保证、具体由我来安排！另外，你再和彭丽云把所有体检结果都再查一遍！”

刘媛立即让彭丽云到她的办公室来，她没有责怪，只是把林化文的话重复了一遍，让彭丽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彭丽云仔细看了X光片，叹着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王县长的肺已经坏透了。”她望着刘媛说：“昨天太乱了。”刘媛安慰着说：“就不要检讨了，我们关键是要统一口径，还要保密。”彭丽云问黄榴雨知不知道，刘媛说知道。

“我关照过她，她不会说的。”刘媛说。

“不一定。她好像对王品成的印象不好。王品成曾经动过她的念头。”彭丽云说。

刘媛不是靠色相达到目的的人，但她对王品成动过黄榴雨的念头却从没有对她在这方面有过暗示而本能地感到妒忌。她说：“这不可能吧。”彭丽云说：“我也不相信，是黄榴雨对我说的。”刘媛说要再叮嘱一下黄榴雨。彭丽云说：“还是我来吧。”

刘媛中午饭几乎没吃，她没想到事情会突然起这么大的变化。这几年，她通过大量的不动声色的努力，确立了领先于其他副院长的地位，地位是得到王品成的暗中认可的。

她无意中看了窗外一眼，满头白头的夏惠铭把头发染黑了，正在楼下

和一个病人大声说笑。他明明知道快退休了，可现在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年轻。他原来是把刘媛当接班人培养的，随着交班的日子临近，不甘心又使他对刘媛日益疏远，好像是刘媛把他推向退休年龄。当然，他不敢明着对刘媛怎样，因为理智告诉他，刘媛肯定是要接替他的，他还希望刘媛将来返聘他。现在，事情会因为王品成的身体而变化了，那些本来没有希望的副院长，马上就会有希望，又会因为有了希望而去努力，遥遥领先的她又和他们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她不知道林化文怎样处理这突然的变故。

林化文午前和朱达南县长、周少鹏书记商量，饭后就和去青果乡开现场会的王品成联系。省委党校的学习班其实还是由周少鹏参加，找个借口让王品成去省里复查，如果身体有问题，王品成就要住院治疗；如果没有问题，再和王品成说明。

“我们的干部经不起任何折腾。”林化文深深地叹着气，“这是我干了一辈子总结出来的经验。”

周少鹏又打电话给彭丽云：“如果确诊，王品成还有多少时间？”

“最多两个月。”彭丽云的话说得很轻，声音带着磁性，一恍惚就觉得是和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通话。和她通过一次话的人往往要通第二次话，甚至要见一见说话的地。

林化文他们心情就很沉重，他们希望手下有这么一位能干又对他们形成不了威胁的副县长。林化文对彭丽云说：“你一定要保密，一切等复查之后再再说。其他没有什么人知道吗？”

“黄榴雨知道。”彭丽云说。

林化文问：“她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是刘院长告诉我的。”彭丽云小心翼翼地说，“我叮嘱过黄榴雨了，她也快走了。”

“你告诉她，如果她不遵守纪律，就甭想顺利去日本。”林化文严肃地说。他原先对黄榴雨的印象还好，一个漂亮姑娘在医院上班，连看病也成了享受。现在她的跨国婚姻搞得许多人知道了。林化文出去开会，别人总要问这件事，好像平原县就剩下这件事。他总觉得别人提起的时候多少带有一些嘲讽的意思。

“知道了。”彭丽云温柔地说。

到下班时间了，街上的人多了起来，来来往往，或者从商店进进出出，脸上都是满足的神色。天空铁灰着脸，好像要下一场雪似的。敦实的法国梧桐树伸着一条条有力的树枝，零星的叶子在树枝上顽强地抖动，似乎在炫耀着什么。一辆辆汽车在街上蜗行，司机很有耐心地按着火冒三丈的喇叭。县城是不能按喇叭的。但敢按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的车，交警也没有办法，不抓还好，一抓就要捅到什么要害的部门和人。县城就是这样，就像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丝瓜藤，其实都连到一条根上。几辆面包车挂着彩条，响着高音喇叭走在街上，是送戏下乡的回来了。喇叭的声音很高，在高楼上产生回声，反而让人听不清楚在说什么。彭丽云不禁想起了省城的黄昏，心里一阵比一阵忧伤。

三

郭茂助晚上在回城的路上听说了林化文的临时决定，他不相信组织部

长出身的林化文突然会打破他和王品成之间的平衡。他所有的条件都和王品成相当，对一个农业县来说，他分管的口子甚至更重要，只不过王品成分管的更容易让人知道。但消息是县办公室主任老高捅给他的，他又不得不相信。

郭茂助和王品成是县中的同班同学，两个人一起考取了师范学院，一个读数学系，一个读中文系。毕业后，郭茂助分到老家草垛乡中学，王品成分到县中。王品成是城关镇人，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读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常常接济家在农村的郭茂助，王品成的女朋友卢清华也帮助他。做同学和做老师的时候，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后来，郭茂助到乡政府，王品成到县教育局；郭茂助当副乡长，王品成当副局长。两个人曾经开玩笑说要开展一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再后来，郭茂助当乡长，王品成当教育局局长，又一起当上副县长。这时候，他们的关系依然很好。当意识到只有一个人进常委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都开始活动了。谁先进常委，谁就先有更大的发展，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两个人从不同口子发展，互不干扰，现在挤到一条路上，情况就截然不同。心里有事，城府上又没有更深的修炼，面子上就不大好看，但又明白不能翻脸，所以只是疏远了。因为疏远了，见面又比任何时候亲热。

“桑塔纳 2000”从乡间机耕路拐上通往县城的水泥大道，速度一下子加快了，两道车灯齐刷刷地切开前面的黑暗。郭茂助每一次走上这条路，总禁不住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这是他在县人大会议上建议修的，也是他一乡一乡动员集资又从县财政争取到拨款修的。集资的时候，农民到县政府闹事，路修好之后，农民到县政府敲锣打鼓为郭茂助请功。在这些事情上，他总是很感谢林化文，如果没有林化文的支持，他就很难有什么作为。县里到底还是县委书记说了算。现在，县委书记突然让王品成去省委党校学习，郭茂助就看不懂林化文了。他开始和王品成较量的时候，曾经有过思考，较量的心理其实在读县中的时候就有了，家在县城的王品成是他追赶的目标。他在大学接受王品成和卢清华帮助的时候。其实心灵深处有一种屈辱感。他一直要赶上和超过王品成。他在乡中学做老师，没有谈恋爱结婚，他到乡政府工作后找了在银行工作的李岚，就是要让老婆比王品成在县中做老师的老婆卢清华强。这种较量心理只不过当时没有发现。一辆“奥迪”越过“桑塔纳 2000”，闪着尾灯冲到前面。司机小陈似乎不甘心，试图追上去。

“桑塔纳 2000”提速快，但速度达到每小时 140 公里就发飘，底盘重的“奥迪”却平稳地越走越远。郭茂助闭着眼，假装没有看见。他知道，“奥迪”是市里或者是省里的，至少是邻县的，否则，职务比他小的，不敢超车；比他大的，不会一超而过，起码会和他打个招呼。平原县的常委都坐“奥迪”，副县长这一级的坐“桑塔纳 2000”。他忽然想到，一旦王品成坐上“奥迪”，他这辈子就追不上了。

郭茂助回到家，李岚还没有回来，快到年底，银行的应酬很多。李岚在他进城后调到县农行办公室工作。儿子睡了，母亲在电视机前等他。母亲在厚厚的棉衣外面套着李岚淘汰的睡衣，一副大户人家的样子。穷了大半辈子的她对儿子带来的荣耀措手不及，便处处模仿港台电视连续剧中有钱的老太太。但她在平时还是一不小心就暴露出出身，比如走路总是低着头四处留心，仿佛随时准备捡钱似的。郭茂助总是不动声色地怜悯她。

“养殖场送了几只老鳖，说给你补补身子。”母亲指着阳台说。

郭茂助马上想到昨天让他尴尬的体检。他平时右腹部不舒服，那地方容易让人想到肝。他内心不知不觉就有了恐惧感，进 CT 室的时候脚突然一

软，是副主任沙进友扶他进去的。当时好像有不少人发出了笑声。结果，沙进友查出大问题，他只是脂肪肝。

母亲悄悄地说：“茂助，现在李岚不在家，你和我说实话，脂什么肝到底有没有问题呀？”

“没有。”郭茂助解释说，“杀鸡你是知道的，鸡肝上包了一层油，那就是脂肪肝。”

母亲说：“那鸡就不生蛋了。”

“我又不是鸡。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有这个毛病，是应酬出来的。”郭茂助勉强笑着心思停在王品成去省委党校学习上。他解下别在腰间的BP机，随便检查了一下，看到9：45有一个寻呼没有回，他的心猛地一跳，寻呼号码是彭丽云的！彭丽云一般不呼他，怕他回话不方便。他回到房间，把电话打过去。

“到家啦？”彭丽云在郭茂助的耳边说。

郭茂助轻声说：“刚到家。”

“你来一下，好吗？”彭丽云说。

郭茂助看看手表，10：36。他说：“我一会儿就到。”他没有穿白天穿的皮夹克，换了一件呢风衣。他竖起衣领，避开李岚回来的路，绕着弯走。今天不是他和彭丽云见面的日子，他因为这意外的幽会而激动。现在他明白了，他昨天在CT室前的软腿，既有对病魔的恐惧，更有对以另一种方式裸露在彭丽云面前的不适和害怕。

彭丽云住在离郭茂助家只有10分钟路程的长虹小区。她丈夫和她是大学同学，丈夫大学毕业分回县里，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现在下海经商，县里最大的商场“四海贸易大厦”就是他的。她研究生毕业后嫁到县里。许多人对彭丽云的气质和美貌暗中垂涎三尺，但都不敢动真的。郭茂助不是那种要在女人身上搞出多少名堂的男人，却决心要找她。既要有卓有成效的行动，又不能操之过急，还要避人耳目。这很难，但他有信心。

他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和彭丽云熟悉了。丈夫经常出差，而且在外面的情人，彭丽云没有理由不接受相貌堂堂又是副县长的郭茂助。在身材和相貌上，他比瘦弱的王品成强。

彭丽云家是三个大套打通、按四星级标准装修的。郭茂助每次来，都感觉是进宾馆找了一个小姐。他住宾馆没找过小姐，但他认为找小姐也不过就是这种样子。同时，他还有一种战胜了所有对手的快乐。快乐之后，他又不满足，他无法让大家知道他的欢快。

一个人的快乐让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就会成几何级数疯长。现在快乐被压住，时间长了、就会最大限度地麻木。

彭丽云在他到门口的一刹那间拉开门。

“说一个秘密给你听。”

“什么秘密？”

“你要保密。”

“保密。”

“王品成的肺不好，到晚期了。”

郭茂助一惊，他不知道彭丽云讲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和王品成的疏远，但他隐隐约约知道彭丽云嫉妒刘媛，而刘媛是王品成的人。他笑着问：“这是什么秘密？”

“你知道啦？”彭丽云惊讶地问。

“知道什么？”

“……王品成快不行了。”

“怎么可能！”

“这么大的事，我还会骗你？”彭丽云转过身。

郭茂助的心里忽地空了，过了好久才明白过来。兴奋在最底层涌动了一下就消失了，像一道急速划过黑幕的闪电，他更多的是替王品成可惜和着急。

四

王品成和卢清华一起上楼，卢清华把头靠在王品成的肩上。他们没开楼道里的灯，就那样一脚一脚地往上探。王品成当领导后，很少这样和卢清华出去应酬。他们比较自觉，不像有的领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天是黄榴雨请客，她说：“我下个月就要走，王县长去学习两个月，中途不大可能回来，我提前请王县长和卢阿姨。”黄榴雨的事，王品成帮过不少忙。县里都知道王品成要去省委党校学习的意义，加上他平时口碑不错，都要请他，他都谢绝了。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小人得志似的。但谢绝黄榴雨的邀请就不通人情了。他和卢清华带了一套《辞海》作礼物，走到“通江大酒店”赴约。黄榴雨没请任何人作陪，三个人很自在。结束的时候，黄榴雨把卢清华喊到一边，悄悄塞给她一张县百货大楼的购物卡。王品成比较廉洁，以为黄榴雨的礼物不会太贵重，而且不大好拒绝，就装作没看见。

“她给的什么？”王品成在路上问。

卢清华掏出来：“百货大楼的购物卡。”

“糟糕！”王品成说，“百货大楼今年的购物卡值1000块呢。”

卢清华也有些心慌，想了想说：“退已经迟了，再说退也不好。反正我们也送她礼物了，而且她也快走了。”她平时支持王品成的工作，一般不敢接受别人的东西，心里却不是很有意，县领导受贿的很多。她说：“你廉洁，有多少人知道？别人一定以为你也是贪官。”王品成说：“你以为我就不眼红吗？可万一暴露了怎么办？你千万要记住，我去学习，你在家，过法律线的礼物不能收。”

“我们不靠那些过日子。我是副县长，又没有什么负担，日子过不下去，那老百姓干脆死了算了。”王品成又说。

卢清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还年轻，不能被那些耽误了。只要在职，一切都好说。”

“你这样说，我就庸俗了。”王品成咳嗽着说。

卢清华轻轻拍着王品成的背说：“你总是咳嗽。我让刘媛开了一些常备药，你要自己照顾自己。”

“不知道郭茂助是怎么想的。我们其实不相上下，正因为这样，才要竞争。我索性不如他，也就算了。”王品成，“不过我将来会帮助他的。”

两人开门，发现郭茂助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瞌睡。这让王品成和卢清华想起从前的一些日子。在乡里工作的郭茂助到城里来办事，有时就这样凑合一夜，有时就这样等晚归的王品成。那时候，王品成的房子还没有这么大。郭茂助睡得很香，肚子有节奏地起伏。卢清华要去卧室拿被子，郭茂助

突然醒了。大家都是文化人，又是多年的同学和朋友，又在这特殊的夜晚，都感动得忘记了之间的疏远。

“你们谈，我去给你们做夜宵。”卢清华说。

大家一笑。那时候，王品成和郭茂助聊晚了，卢清华都是这样做的。郭茂助忘了王品成的病，点点头说：“你再拿瓶酒来。我带来两只老鳖，是烧好的，你热一下。”

“老鳖是脏物吧？”王品成开玩笑说。

郭茂助也开玩笑说：“酒是脏物吧？”

卢清华在厨房接话说：“彼此彼此。”

几年的领导当下来，都有了官样，把自己掩藏起来了，加上这两年的疏远，一举一动都有些做作。王品成和郭茂助暗暗努力，寻找到从前的感觉，渐渐放松了自己。两人都觉得这样很好，又责怪自己为什么到这时候才想起最初的友谊。快 12:00 的时候，郭茂助才想起王品成明天一大早要走，呼啦站起来告辞。

“家里你放心，”郭茂助话里有话说，“我会照顾好清华和儿子的。”

王品成也话里有话说：“有数有数。”

第二天早上，周少鹏的“奥迪”到王品成家楼下接他。王品成看见刘媛和彭丽云也在车里，不禁一愣。和她们坐在后排的周少鹏说：“她们去省人民医院请专家看沙副主任的片子。”周少鹏职务比王品成大，照例应该坐后排，但现在后排太挤，就该坐副驾驶的位置。王品成让周少鹏，周少鹏笑着说：“你坐前面。我难得有美人相伴，这两位都是你的人，你想什么时候坐就什么时候坐。”周少鹏比王品成还年轻一岁，当过省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到平原县委当副书记。他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安排，比如可以去经济发达的县，或者到省市某个关键部门任职，但他有长远的眼光，来到平原这个农业县。中央现在很重视农业，各级政府似乎抓经贸的干部吃香，其实中国未来至少几十年的问题还是农业。他需要政绩，而现在许多年轻干部缺的就是政绩。他很有能力，又有上面的省委书记，和省市方方面面的部门也熟悉，在平原县干得很不错。有消息说，县党代会后，他即任市委常委、县委书记。车向省城急驶，彭丽云一向不爱多说话，刘媛因为心里有事也无心多嘴，一路上都是周少鹏和王品成包场。王品成不知道周少鹏对他占去学习的名额是什么态度，总是不经意地恭维一下周少鹏。周少鹏则表现出只有居高临下的人才有的豁达和开朗，又时时流露出平易近人的神态，让人一下子就能想到省委书记的风度。

省城洋溢着过新年的气氛，主要街道都拉起了彩带和彩旗。商店门口竖着迎新年大削价的海报，这和县里差不多。周少鹏和彭丽云向王品成和刘媛介绍省城的变化，王品成突然用省城方言说：“我可是在这里读了四年书。”大家都笑了起来。

“奥迪”直接开到省人民医院。来之前，林化文就和他们商量好了，周少鹏去找熟人，再假装顺便让医生检查王品成的咳嗽，如果有问题，立即住院，王品成的“桑塔纳 2000”再把卢清华接来。如果没有问题，周少鹏留下学习，彭丽云回娘家，“奥迪”把王品成和刘媛送回去。王品成先下车给后排拉车门，周少鹏下来，王品成伸手接刘媛和彭丽云手上的大包小包。“女人出门像搬家，看看，这么多东西。”他笑着说。他无意中看了一眼接过来的大牛皮纸袋，惊讶地问：

“怎么是我的名字？”

周少鹏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细节，在本来很好掩饰的问题前愣住了。刘媛和彭丽云看着周少鹏，周少鹏只得说：“你不是咳嗽吗？顺便看看。”他似乎觉得说得不自然，又说：“这是林书记的指示。”彭丽云柔声说：“没什么，也就是再检查一下。”

王品成立即觉得最近两天的事情有些异常，腿一软，差一点跪在地上。他顺势推上车门，笑着说：“你们紧张什么？”他跟着周少鹏去找熟人，在楼梯转弯处走到周少鹏前面说：“周书记，是不是我的体检有什么问题？”周少鹏摇摇头，继续往上走。

“我还有多少时间？”王品成跳跃着说。他紧张地望着周少鹏，浑身像一根漂在水上的稻草一样无力。

周少鹏想了想说：“要等进一步检查后才知道。”

王品成反而有些镇定，拉住周少鹏说：“算了，我不想检查了。”

“为什么？”

“我不想确切知道我的死期。”

看病的人上上下下，一些病人被用担架抬着，不知死活。还有一些病人被人架着，脸色蜡黄或者死灰。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对这些漠不关心，即使是一具死尸，他们恐怕也不会多看一眼。浑浊的空气让人不敢放开呼吸，王品成禁不住猛烈地咳嗽起来，每一声咳嗽都会使身体耸动一次，咳多了，气管里发出风通过金属管的“空空”的声音，过往的人怜悯地看着他。周少鹏轻轻叹了一口气，他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人看上去都不可一世，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刘媛和彭丽云走上来，一边一个扶着像一根烂香蕉似的王品成。

五

郭茂助晚上到医院院长夏惠铭家，向他请教有关肺癌的问题。夏惠铭是中医世家，又兼学西医，是平原县的医学权威。50岁的时候，他开始像传统中医那样蓄胡子。花白头发和胡须连在一起，加上精湛的医术，让他在本县和邻县更有份量。

“是郭县长的什么人？”夏惠铭关切地问。

郭茂助说：“不，一个朋友。”

“肺癌一般不容易被发现，等发现了，已经来不及了。”王惠铭解释说，“肺上没有痛神经，不像其它地方有感觉。”

夏惠铭又理着胡须说：“你的朋友，也就是玉县长的朋友。王县长怎么没提起过？”

看上去夏惠铭不知道王品成的事，郭茂助就不挑明。他心底希望王品成没救，找夏惠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证实这一点。一旦知道王品成没救了，救王品成又成了他找王惠铭的唯一原因。他想，如果王品成没病，他情愿不争常委，他们还远不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喝着茶说：“王县长今天一大早去省里学习了。”

夏惠铭傍晚下班的时候在医院见到王品成和刘媛在一起，他没和王品成照面，从门诊室的偏门绕了出去。他原先和王品成的关系不错，王品成的父母都死在这个医院，或者说都死在他的全力抢救之后。现在快退休了，

他忽然用另一种眼光审视一切，他觉得自己在对待权贵上多少有些讨好的成分。现在他用不着这样了，他开始将目光抬高一寸。王品成有事找他，他总说：“我快退了，找刘媛吧。让年轻人挑大梁。”这种情况多了，王品成干脆直接找刘媛，他心里却又不平衡。退出舞台的不甘和老之将至的恐慌在心里盘踞，让他做什么矛盾重重。他以为郭茂助说王品成去省城是一种托词，郭茂助一定是有什么原因不好和王品成讲。当官的一般都明合暗分，多的是对手，少的是朋友，他就礼节性地笑着说：“有要我帮忙的地方，郭县长尽管说。”

郭茂助在回家的路上接到彭丽云在省城的寻呼，站到电线杆黑暗的影子下打开手机。

彭丽云说王品成已经回县里了。

“复查情况怎么样？”郭茂助紧张地问。

彭丽云好像躺在被窝里，声音暖暖地：“他不肯复查，说不想知道自己确切的死期。”

“那他的病？”

“他要求保密。他最后要做成几件事情。”

郭茂助被王品成的做法弄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就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了元旦。”彭丽云说，“你元旦要是有空，就到省城来。”

郭茂助的心被彭丽云的话裹住了，就像一个鸡蛋被母鸡孵着。但他是清醒的，他不可能把他和彭丽云的事搞大，他们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无人知晓的基础上。他既真实又虚假地说：“我当然想去，但元旦前后事情太多，恐怕走不开。”

“我也就是说说。”彭丽云说。

郭茂助把头埋在衣领里，任脚带着自己往回走。他忽然发觉方向不对，原来走到了王品成家楼下。王品成家还亮着灯，他完全能想象得出王品成和卢清华悲伤的情景。他想了想，不由自主地上楼，敲响了门。

王品成不在，卢清华在里屋等王品成。她对郭茂助的来访有些惊讶：“茂助？有事吗？他找人开会去了。”

郭茂助在卢清华的脸上找不到悲伤，知道她还蒙在鼓里，笑着说：“我是来看看有没有事。他不是到省里去了吗？”

“学习改期了，说过了春节再去。”卢清华说。

郭茂助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他觉得这时候最好不要见王品成。他沿着黑黑的楼梯往下走，仿佛自己是王品成，每一步都在走向地狱。他想，如果是自己得了癌症，那他会怎样对待呢？突然，他眼前猛地一亮，强烈的汽车灯光水一样没了过来。

王品成看见郭茂助像一棵光秃秃的树愣在灯光里，忙让司机停车。他从郭茂助呼吸的节奏上知道瞒不过去，咳嗽了一阵，故作轻松地说：“老天爷不肯让我太操劳了。”

“清流乡和葛塘乡建中心学校，我各出15万。”郭茂助直接说。

郭茂助修路的时候，虽然农民反对，但王品成觉得郭茂助干得好，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也想做一些让老百姓天天看得见的事情。平原县东西长南北短，他准备把一些破旧的学校拆了，在县的东部和西部各建一所中心学校。中心学校既有小学，也有初中和高中，彻底解决农家子弟上学难的问题。筹

备了好长时间，资金还有 50 万的缺口。在省城吃饭的时候，他对周少鹏讲起这件事情，周少鹏答应给林书记打电话。晚上，林书记召集有关部门协调，结果是只能再解决 10 万，其余要乡财政出一点、农民筹一点。这两个一点像两块石头砸在王品成的心上。林化文看出王品成的心思，安慰说：“一个会就解决 10 万，多开几个会不就解决啦？”

“你哪里的钱？”王品成说。

郭茂助说：“冬季兴修水利的钱。”

“瞎说！专款专用的钱，哪能挪用？”王品成说。

郭茂助说：“反正是用在农民身上，又没有进你我的腰包。”

10 万加 30 万，50 万的缺口只剩下 10 万了。10 万不难解决。王品成伸出手，和郭茂助同时伸出的手握在一起。在外面时间长了，手都冷了，在用力之后才有握的感觉。王品成这时候才想到，潜意识中郭茂助一直是弱者，他宁可永远去帮助郭茂助，也看不得郭茂助和自己并驾齐驱，更不能容忍郭茂助超越自己。他突然握出许多愧疚来。而当他明白自己现在实实在在是一个弱者，郭茂助将在平原县甚至更大的天地施展才能的时候，愧疚就不知不觉消失，委屈和嫉妒立即像柴草一样塞满了他的胸膛。他又大肆咳嗽着，“空空”的声音在寂寥的冬夜传出很远。

郭茂助说：“你总是咳嗽。”

王品成有些阴暗地说：“你的脂肪肝也要注意，癌变的可能性很大。”

郭茂助打了一个寒战，他先没有去想王品成说的意思，而是想到在今后的某一天，自己也会莫名其妙地被病缠住，就像一只苍蝇随时可能撞到蜘蛛网上。然后他才意识到王品成话中的潜台词，但他不计较，现在他很宽容。他心事重重似的说：“我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

手握的时间长了，别扭就会从指缝中渗出来，这时候松开又觉得不好，就坚持着不放，双方都在暗中往手心用劲，好像刻骨铭心似的，一不留神却又松开了。双方赶紧都找了一个理由，仿佛非用右手不可，王品成拍拍衣服，郭茂助搓控手。彼此都明白到底有裂痕了，如同一只碗打破了，再怎么锅也不能完好如初，至少会留下锅疤。彼此又怕对方也想到这一步，急忙岔开：

“天冷了……”

“元旦了……”

王品成突然想，他得病，只有几个人清楚，他们都在林化文面前答应保密的，郭茂助怎么很快就知道了？他漫不经心地问：“你从哪儿知道的？”

郭茂助想了一下才转过弯，说：“清华告诉我的。”

“她说什么？”王品成吃惊地问。

郭茂助说：“说你过了春节去学习。”

王品成知道郭茂助还不清楚他目前的状况，他倒希望郭茂助拿出 30 万是讨好不久的将来的常委，而不是同情不久于人世的人。这样，他面对 30 万时就会心安理得。一个下夜班的人骑着自行车路过这里，被站在黑暗中的两个人吓了一跳，忽然高唱着“让我再看你一眼……”为自己壮胆，加速向前。王品成和郭茂助都趁机笑了，然后告别。

六

12 月 28 日，清流乡和葛塘乡中心学校破土动工。清流乡的仪式一过，

县四套班子领导立即赶到葛塘乡。都是王品成主持，林化文讲话，周少鹏还特地发来祝贺的传真。10 万块钱的资金缺口很快解决了：两个乡的建筑公司表示无偿劳动，受益的几个乡分别捐出一些木料。中午，四套班子在葛塘乡吃饭，王品成偷偷溜出饭厅走到工地。太阳黄澄澄地站在空中，田野和村庄、河流静默着，四套班子的车在远处排成一条队伍，有一些灰蓝色的炊烟缓缓飘散，偶尔的一声狗吠显得特别生动。工地上铺了一层爆竹的碎屑，砖石和水泥预制板堆放在四周，在太阳下闪着温和的光泽。有一天，大家都在阳光和热闹里，他却在一个黑暗无声的世界。这一天就在眼前。他忍不住扶着一把铁锹哭了。哭这个东西很奇怪，一开头就收不住，就会撬开双唇，让声音跑出来。他又被呼啸而来的咳嗽拽得蹲在地上。谁能像我这样，明知自己不行了，还想着为百姓造福呢？他顽强地抬起泪眼，世界变得闪闪烁烁，让他琢磨不透。

林化文把郭茂助喊到一边，问他是不是要拿出兴修水利的 30 万。郭茂助点点头。

“你昏头啦？专款必须专用！”

“可是，学校……”

“你知不知道王品成的情况？”

“……什么情况？”

“我和你交个底，王品成肺癌已到晚期。我们现在这样做，只是尊重他的意愿，让他有个安慰。建中心学校的事，县委县政府还没有决定，否则不会没有钱。再穷不能穷孩子，不能穷教育。”

“……肺癌？”

“肺癌！”

郭茂助彻底相信了彭丽云的话，他装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说：“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突然想到赞助？”

“我……老实说，我以为王品成要当常委了。外界有一些议论，说我要和他竞争，其实我一向敬重他，也一直认为他比我强。我赞助他，表明我不嫉妒他。”郭茂助觉得这时候应该这样说。他知道林化文也想到这一点了。

林化文批评说：“乱弹琴！你表明你自己了，那原则呢？你怎么知道是他进常委？”

“明摆着，他去省委党校学习。”

“那是找理由让他去复查。可他不肯查，还要我们保密，他要干一些事情。”林化文望着远处的王品成说，“这也是一个好同志啊！”

郭茂助站在林化文身后，注视着他的花白头发。林化文要到人大了。总有人要退出历史舞台，也总有人激流勇进，这由不得哪个人，这是自然规律。他甚至想，也有许多他的敌人盼望他出事，他挪出一个位置，就有若干人受益。林化文在组织部门时间长了，很会当官，不大会干实事。周少鹏接班后，他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他看出周少鹏到农业县来的目的。平原县不仅田多地肥，而且河汉纵横，适合大力发展养殖业，他已经有了一个全盘计划。他对林化文说：“王品成干得不错的。”

林化文的秘书小马走过来说：“老书记去世了。”

车队迅速离开葛塘乡。

方方面面的车子停满了医院的院子。老县委书记在平原县干了一辈子，

县里在位的和已经不在位的干部都曾得到过他的提拔和帮助。现在，大家更多地想到的是他的好处。

人就是这样，总在最后的时刻软弱下来。老书记的家属拦住林化文，要求解决房子、子女就业、抚恤金等问题。能把县里的干部像拨算盘珠那样调配的林化文，在他们面前束手无策。公安局不得不出动警察，才让他脱身。

王品成触景生情，不敢再看下去。他对在人群中忙碌的刘媛说：“老书记的后事，你要多操心。”

“都安排好了。”刘媛说。县医院专门有人处理老干部的后事，他们平时在各个岗位，一旦需要，马上就能抽调出来流水作业。她说：“王县长，你放心。”说完就去忙了。如果在平时，她会当着大家的面和王品成多说几句，多少有些狐假虎威的意思。现在她要回避，她知道，接替王品成的人肯定就在人群中。她看到郭茂助在远处，就借故往那里忙，顺理成章地和他笑笑说：“郭县长，忙啊？”

郭茂助一直在注意观察王品成，他看到王品成的脸色发黑，如同抹了锅底灰。手机响了，在省城的朋友告诉他说没有找到什么治疗肺癌的特效药。“除非他到省里来住院，否则还真帮不上忙。”朋友说。他关掉手机，朝刘媛点点头，他知道刘媛问候的意思。

刘媛这些人就像知了，总是择栖高枝歌唱，树倒了又会另择高枝。彭丽云与刘媛不一样，她不要求什么。事实上，分管农业的郭茂助也不可能给卫生系统的彭丽云什么。他想找王品成，突然看到一辆“林肯”昂着车头拐进医院，接着，驾驶室下来一位高个子。高个子绕过车尾拉开后排的门，彭丽云从里面出来。彭丽云挽着高个子的胳膊进了大楼，连背影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的气息。郭茂助知道，高个子是彭丽云的丈夫。彭丽云对他热烈，和丈夫又是这样恩爱，他觉得女人像官场似的让他看不懂。

彭丽云的丈夫从北京飞到省城，有急事回县里，彭丽云就跟着回来了。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来不及想别的，而是抓紧时间恩爱。她为有一个出色的丈夫骄傲，但她知道丈夫是那种谁都敢爱的人，也知道丈夫外面有情人，骄傲就大打折扣，就想报复丈夫，就特别嫉妒其他女人。她弄不懂刘媛凭什么当副院长，并且还是院长的接班人。大家都知道刘媛的业务能力并不强。

“她凭什么？”彭丽云曾经问郭茂助。

郭茂助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头痛，李岚不止一次这样问过他。高中毕业的李岚想借助他的力量在农行当干部，他都说时机不成熟。其实他是觉得李岚根本不是当干部的材料。

他劝导彭丽云说：“总要有人当领导的。领导也许不是哪方面最强的，但一定是综合起来最好的。”

郭茂助上车，“林肯”、彭丽云夫妇的背影贴在他的眼球上的。医院门前的路两旁摆满了水果摊，水果一箱一箱地码着。一家家的小吃部取着来头大得吓人的名字，仿佛全世界的大饭店都搬过来了。“王县长的车在前面。”司机小陈说。郭茂助想也没想就说：“慢一点，到路口向和他相反的地方拐。”

王品成从后视镜中看到郭茂助，让司机慢一些，没想到郭茂助的车更慢。到路口，司机问去哪里，他脑中一片茫然。夕阳在西天渲染出悲凉的气氛，一些鸟儿急匆匆地飞着。他下意识地咳嗽起来，司机担心地看着他。他挥挥手，从咳嗽与咳嗽之间的空隙挤出几个字：“……去……葛塘……”

车到工地时天已经黑了，夜空高远寂寥，几颗星星鬼似的眨着眼。寒冷如水浸透了王品成的衣服，让他不停地颤抖。工地上没有人，这与计划中的加班加点出入很大。车开进了乡政府，值班的乡民政助理急忙把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从麻将桌上拖来。

“快元旦了，让大家歇一歇。”乡党委书记说。他一直在基层工作，是县委常委，县党代会上他将任县委副书记。他的语气中分明有一种分寸感。

王品成笑着说：“茅书记，抓抓紧，孩子们开过年就能搬进去呢。”

“主要是钱不到位。”乡长年轻得像一棵茄秧，“拨款没到。”

“不是说拨了吗？”王品成问。

乡党委书记仰头打了一个喷嚏，揉着鼻子说：“我们还没见到。”他又把王品成拉到一边，用乡长也听得到的声音说：“老弟，有事大家做，你不要太着急。孩子们上不了学，我这个父母官也急。我都急几年了，可是，钱呢？”

“林书记说拨钱了。”王品成说。

“这是大事。郭县长准备拿出冬季兴修水利的款子，他敢拿，我还不敢要呢。这里面有政策。”乡党委书记将皮大衣往上耸了耸，手掌摊开接了几点雪粒子，“下雪了，到里边暖和暖和。”

七

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元旦早晨醒来，世界仿佛搬进了童话，没有了差别，只有洁白的美丽。清冽的空气让人七窍通畅，地上白得让人不敢迈步，而每一条道路都好像失去了方向，又好像都能通往同一个目标。

大雪推迟了出门的时间，原定9：00开的团拜会10：00才开。老干部都是提前到的，他们很兴奋，如同终于从关久了的笼子中逃出来的老麻雀。迟到的都是在职的干部，老干部就骂声连天，还有人要带头罢会。

林化文和朱达南坐在主席台上。朱达南和平时一样，脸上总是带着笑。县长和县委书记很难相处，平原县却是一个例外，他从不争功，林化文也不是鸭肚鸡肠。林化文铁青着脸不说话，而是用目光冷峻地看着会场。他的目光是电熨斗，几个来回，会场就平静了。

10：00，团拜会成了批评会，林化文发了他平生最大的一次火。他甚至说：“平原县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是看我林化文要到政协了，就不把我当一回事了？”迟到的人并不是这个原因，他这么一说，倒好像是这样，迟到的就把头低下去，没迟到的就昂起头以示区别。大家又觉得林化文未必能记住谁迟到谁没有迟到，迟到的就有人抬头，想冒充没迟到的，没迟到的担心林化文以为他有恃无恐，就有人低头。低低抬抬，弄得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坐在前排的老干部都回过头去看笑话，在职的干部好像成了考试作弊被当场抓获的小学生。

林化文知道说重了，自己多少有些借题发挥。他原来是去人大的，昨天半夜，市委书记打电话给他，说人大主任都由县委书记担任，新的安排是他去政协。他半夜没有转过弯来。他看看会场气氛不对，又反感老干部的做法，喝了一口水，缓下语气说：“今天下雪，大家平时都辛苦，难得睡个好觉。下不为例。”他对县长朱达南说：“下面正式团拜？”

大家这才轻松，会场上气氛也好了。大家又立即想起林化文刚才的话，

大家还是第一次听说他要去政协，又怕听错了，就面面相觑，或者窃窃私语。朱达南也是第一次听说，写了一张字条给林化文。林化文朝他点点头。大家注意到朱达南和林化文的动作，都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林化文现在还是书记，而且平时比较谦和，又都得到过他的关照或提拔，大家同情他，也怕刺激他，都恭敬地坐着。

王品成和郭茂助坐在在职干部的第一排，级别和排名差不多，照例应该坐在一起，却因为两个人之间正好隔着过道，分开了。座位前都有席卡，不好随便和人调换，只好那样坐着，两个人似乎都想到这是天意。隔着过道小声说话，既别扭又吃力，但还是把话说清楚了。昨晚，葛塘乡党委书记留下王品成玩麻将，王品成不好拒绝，半夜后才冒着纷飞的大雪回城。他问郭茂助拨款的事怎么样了，郭茂助说正在努力。

“有困难吗？”

“……没什么。”

“是不是有压力？”

“……林书记……”郭茂助恰到好处地欲言又止。他主动许诺赞助的时候有许多冲动的成分，后来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好林化文阻止他，使他有退缩的理由。他什么都没有失去，反而有了意外的收获。

王品成明白了，林化文他们那样做，只不过是尊重一下他最后的愿望。他知道建两个中心学校确实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教室有了，可教师不够，教学设备没有，这是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县人代会通过和县委政府批准的原因。他现在再提，实际上是孤注一掷。但他不甘心，他总要留下一点什么，即使中心学校是空壳子，毕竟有教室了，其余可以由他的继任者接着搞。会后，他拉住郭茂助。

“我的情况，你知道了吧？”

“常委的事？”

“不，不是。常委是你的了。”王品成豁达地指着自己的鼻尖，“我，肺癌晚期。”

郭茂助没想到王品成这样说，一阵慌乱：“新年新岁的，你胡说什么！”

“我说的是真话。”王品成叹着气，“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支持我。”

郭茂助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伸出双手去扶王品成的肩膀。

“怎么样？”王品成热切地问。

郭茂助说：“我一定想办法。”

郭茂助匆忙回办公室，专款不能动，有没有其他钱呢？他找来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老许商量。老许说没有。

“你要钱干什么？”老许问。他马上明白不该问，又说：“你要多少？”

“30万！”郭茂助说。

老许吓了一跳：“这么多？这么多，我儿子那里有困难。你知道的，他的钱投到房地产上去了，现在又到年底……”

郭茂助笑着说：“你放心，我不是敲竹杠。”

“是赞助王品成吧？”老许醒悟过来。他见郭茂助点点头，想了想说：“你和他，鹿死谁手还没定，你现在帮他，不是……”

郭茂助没让老许说下去，有些话不需要说明白，即使是只有两个人。他忽然想到，如果王品成的病情公开了，王品成就会被逼进医院，就没有机会拉赞助了。他以一个医生的名义给县电视台打电话，说提供一个先进事迹。